



雨后青山

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地区
三结合创作组集体创作





雨 后 青 山

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地区
三结合创作组集体创作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七六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长篇小说，写的是我国南方某石山地区陇榕大队开展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的斗争故事。

小说描写了大队党支部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，带领广大党员、干部和各族人民，开展了热火朝天的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。他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，以大寨为榜样，在治山治水，改造陇榕的战斗中，发扬了反潮流的革命精神，与错误路线，与一小撮阶级敌人，与资本主义倾向展开了复杂激烈的斗争，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；他们发扬了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，以苦干大干促大变，加速了农业生产的发展。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，迎来了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。

书中，塑造了大队党支部书记韦耿田、青年赵铁、老贫农赵义良、女青年李桂芬等无产阶级英雄形象，热情地歌颂了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，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。

作品富有民族特色和浓厚的生活气息，情节生动，语言流畅。

封面设计：宜莹

雨 后 青 山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360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8\frac{1}{2}$ 插页 2

1976年1月北京第1版 197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 10019·2266 定价 1.05 元

目 次

一	喜讯传来	1
二	鹧鸪岭上	22
三	队委扩大会	43
四	夜静人不静	64
五	书记之间	81
六	收工之后	99
七	下 队	114
八	迷人的盛夏	135
九	暴雨面前	148
十	抢救救灾	169
十一	风吹浪起	181
十二	大路不平众人踩	197
十三	巧 斗	210
十四	回家路上	226
十五	夜 话	241
十六	事实面前	261
十七	鞠躬尽瘁	281
十八	深山勘水	299
十九	换种归来	316

二 十	不能等	330
二十一	到典谷去	351
二十二	人比石硬	372
二十三	金凤山上炮声隆	391
二十四	争 地	409
二十五	山雨欲来	433
二十六	迎着风浪走	451
二十七	石山不怕大雨淋	475
二十八	迎接战斗	495
二十九	红旗招展	515
三 十	短兵相接	539
三十一	觉 悟	549
三十二	浩荡大军	562
三十三	尾 声	577

一 喜讯传来

清晨，云遮雾绕的桂西崇山峻岭，从沉睡中渐渐甦醒过来了。那浓重的云雾，似收聚的罗帐，徐徐地向山尖聚拢而去。四周的山峰，露出了一张张青黛色的清新柔和的笑脸。

这里，山依着山，岭接着岭，山山环抱中，有一个个锅底状的场地，这里的人们称它为“畧场”。这些畧场，宽的几百亩，几十亩；小的几亩，甚至几分。别看这里山区石多地薄，然而，就在这重重叠叠的万山丛中，大大小小的畧场之上，正演着一出威武雄壮的戏剧哩！

现在，让我们先来看一个铧口形的畧场。这里，除了新翻的畧场地和开始落叶的木棉树外，再也难得找到冬天到来的迹象了。生长在石丛崖畔的丛丛灌木，依然翠绿；傍着山坡脚，生着一簇簇茂密的翠竹；畧场四周，芭蕉、葵树照旧摆着宽大的叶子；柚子、橙果、扁桃、油茶树还是保持着墨绿的树冠；特别是寨口那两株古榕，总是撑着它那绿荫荫的大伞，长青不败。在“铧口”的三个顶角上，各有一个小小的村寨，幢幢依山傍立的木楼，在树木掩映中显得十分玲珑别致。这儿，聚居着三个生产队的百来户壮、瑶族社员。在这

一带，这里算是人口稠密的地区啦！

还没到出工的时候，人没下楼，牛没出栏，寨子里，鸡啼声，羊叫声，马嘶声和牛哞声，此起彼伏。晨风中飘忽着一阵阵淡辣的炊烟味。

这时，坳口的古榕下走来一位二十二三岁的后生，身上穿一件枣红色的卫生衣，衣上印有“陇榕民兵”四个大字，腰间扎一条宽皮带，漆黑的头发剪得齐刷刷的。他口里唱着歌，虎步踏在地上，草都微微震抖。他叫赵铁，是最近面上“四清”后入的党，并当选上大队党支部委员，分工担任大队民兵营副营长。今早他这么高兴，走的这么急，是干什么来的呢？

原来，昨天他接到支书韦耿田从县里打来的电话，说是县三级干部会已经结束，公社拨二百斤炸药给陇榕大队，作破石砌墙平土用，要他今早赶马去公社驮回来。他心里想，每一回支书从县里开会回来，总是带回上级的新指示，带回许多鼓舞人心的消息。这一回，准少不了。支书一去快半个月了，出发前，曾经在支部里和大家研究过，打算在今冬明春把去冬搞失败了的砌墙平土、造田造地的计划再弄起来。原来听说公社书记农力吉不同意，现在大概是赞同了吧？年轻人的心哪，象喝了半罐冬蜜，甜滋滋的，舒坦得很。昨天他已经和牲口较多的三队联系好了，要借用他们的马把炸药驮回来。一早，他就走出大队值班室，呼呼地赶路，向三队社员韦朝本家牵马来了。

在一间木楼前，楼下圈牲畜的门打开了。一个年近四

十的中年汉子嘴里“咳咳”地叫着，牵出一匹高头大马，立在楼前一株木瓜树下，一边给马喂料，一边搭绳驮架。他长的长条脸，细眼睛，眼睑底下布满疏中有密的雀斑，头上缠着一条油渍渍的毛巾，一件黑土布夹袄开一半，扣一半，脚上的鞋趿着，看来还是新的，黑斜纹布的鞋面浆得硬梆梆，还没洗过，可是，白鞋底却尽是污泥，鞋面上也沾满了泥点子。

“本哥，早哇！”赵铁走上前去打招呼道。

“早？……不早啦！”韦朝本向赵铁望了一眼，以为他是顺路而过，随便应了一句。

赵铁走上前去，没有再走了，一起驮架绑绳，一起给马添料。一切料理妥当，韦朝本正想把马绑在木桩上，赵铁接过缰绳说：“本哥，莫用绑了，昨天已经和你们队长商量过，这马今天大队要借用一下。”

韦朝本一愣，急忙问：“大队借去做哪门用？”

“支书昨天来电话，说公社拨二百斤炸药给大队，叫我今早牵马去驮回来。”

“不行！马你不能牵，我要用！”说着，韦朝本一把夺过缰绳，绑在桩上。一想，又不放心，便把马赶回栏里，正要把栏门关上，赵铁按住了：“队里今天派哪门用？”

“派哪门用？你当干部的还假痴假呆，还用来问我？”

韦朝本虽然口气点得着火，可是赵铁还是心平气和地说：“真的不晓得。要是你们队里有急用，我就到别的队去借嘛，你何必生那样大气？”

“就算你不晓得，给你说吧！昨晚我们队长布置下来了，

今年冬闲要搞点副业门路，烧石灰，烧砖瓦，赶马帮。今天，我这马就要上路了，能不急？不急过年钱能屙出来吗？”

哦？原来韦朝本是赶马帮去的。赵铁心里拨弄起来：怪事了！支书没有回来，大队没有正式研究，为哪门三队就这么摆布，干起这些事来了呢？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前，只听说公社书记农力吉对陇榕有过指示，说是山区要在副业上找出路，给社员增加收入。支部会上，耿田哥对此明确表示过不同意见，只等县召开三级干部会后再具体研究。可是，现在三队为哪门抢先干了？是谁的主意？……

“朝本哥，这事还没有定准哪！支书到县里开会后，在一次队委会上，只听你们队长肥八哥提过，大队长也没有肯定答复，要等支书回来才研究落实。你不要见风就是雨啊！”

韦朝本听赵铁这么一说，心凉了半截，那捏紧门把的手也松弛下来了，说：“哦——有这回事？！”

“我哪能骗你？那天我参加开会的嘛！”

韦朝本显得无可奈何，可是口里还唠唠叨叨：“真是越撞鬼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偏偏今天来牵马！”说着不由得身子偏开了。

赵铁推门进栏，把马牵了出来，手掌往马脖上一拍，大白马头一昂，举蹄扬鬃，上路了。

韦朝本立在木瓜树下，怔了一怔，又不放心，弯下腰，两只手指往鞋帮里一抽，抢上前去，把赵铁手中的缰绳按住：“等一等！我要问我们队长再说！”

赵铁见韦朝本慌慌张张的样子，笑了笑，把缰绳往地上

一扔，大脚板把缰绳一踩，立在马头旁，双手往腰一叉，回答道：“去吧！我等你！”

韦朝本气鼓鼓地扭头就走。才走几步，突然，寨子东头，传来一阵破锣声和一个男子沙哑的吆喝声：“大家注意！”——咣咣——“上山砍柴备料的，赶马帮的赶紧准备出发罗！”——咣咣！

韦朝本一听这吆喝声，长脸上那双小眼睛立即一瞪，马上打转头，冲到赵铁跟前，弯腰从赵铁的大脚板下拽缰绳。没想到赵铁却稳稳地踩住，硬是拽不脱。气得韦朝本两脚直跳，气咻咻地嚷道：“你听听，我们队长说哪门来！想用马竟耍奸弄巧搞到我头上来了！给我放开！”

赵铁一听，又气又急，脚下踩着的缰绳不松，说：“谁要耍奸弄巧？大队计划今冬大搞砌墙造地。烧砖瓦、赶马帮这事，大队没有作出决定，你们队就私自去搞，为什么？”

“哟哟！你当了几天副营长，有几天？管到我们队上来了？我听你的，还是听我们队长的？你莫蚂蚁戴荔枝壳，想充大头鬼！”那几声锣声，使韦朝本更加神气起来，嚷的一声盖过一声。

赵铁心里火苗子一窜，头颈也涨红了，这回可按捺不住了，吼的一声炸过来：“你说哪门话？嘴巴收敛点！”

韦朝本一看这架势，吓得倒退了一步，忙把身子闪到大白马的身旁。这时，看看赵铁涨红的脸冷下来了，脚板下踩紧的缰绳也踢过来了。他捡起缰绳，有几分得意地说：“哼！有本事就莫牵马，拿肩膀把二百斤炸药挑回来试试！做出

个样子来给大家看看嘛。你还不是怕吃苦下力？还不是老猴偷苞米，专找嫩的捏呀！你怎么不到我们队长那里逞威风去！……”

这时，听到这吵闹声，大人小孩，婆婆媳妇，都走出来观看。有的站在马栏边，有的隔着篱笆墙，有的走到木楼前，叽叽喳喳地议论开来：

“韦朝本今天哪样啦？难得起个早，原来是找人骂架呀！”

“咳，人家今早要去赶马帮，走圩入市，吃大鱼大肉，他口水不流？”

“这人最怕下力，听说今年冬闲要搞砌墙平土，他早有一肚子气啦！”

“听赵铁口气，烧砖瓦、赶马帮的事大队还没有落实哩，可队里怎么敲锣打鼓闹起来了呢？”

“把劳动力都抽去烧窑、赶马帮了，队里的冬耕还搞不搞？砌墙平土还搞不搞？”

“哼！砌墙平土？那是拿灯草搓绳，白费心机，干得了吗？还是烧窑，搞副业实打实呀！”说这话的人叫“糯米四”。他早就出来看“热闹”了，听见旁人这么议论，他心里顶不自在。原来就想上前帮韦朝本说几句，碍于众人都往赵铁一边靠，心想还是不当这个“花头鸭”为好。可是旁人的议论又似针锥他屁股，搁在喉咙里的话，不说憋不住呀！

这时，一个中年妇女颇为不平地说：“哦，原来你也是为韦朝本赶马帮流口水的呀！看来，要是韦朝本动起武来，

你也要上去帮几拳的罗！”

这话，说得糯米四对她翻了翻白眼，气哼哼地恼个不休。

这时候，“咣咣”的锣声和沙哑的吆喝声又嚷起来了。随着锣声和吆喝声，从寨子的东头走来一个人，那人生得矮矮胖胖，光溜溜的圆脑袋上也没缠头巾，脸上的肉往下坠着，淡淡的眉毛下，一双绿豆眼忽闪忽闪地直打转。这人便是第三生产队队长，叫韦君平。因排行第八，再加上这副长相，人们就叫他“肥八”。只见他一手提着个裂了一道缝的铜锣，一手拿着根老竹茺烟斗，边走边敲着，老远地，就朝这边喊开了：“喂，都围在这里做哪门？还不赶快准备准备，马上就要上山啦！”等走得近了，觉得气氛不对，连忙问，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”

这时，糯米四见队长来了，就迎过去：“哎呀，队长快劝劝吧，拳头都捏出汗来啦，差点没打出去。还不是为朝本赶马帮的事！”

肥八听完，快步迎着赵铁走过去，还没到眼前，赵铁却先开口：“肥八哥，烧窑、赶马帮的事，是你决定的？”

肥八显得半劝慰半为难地说：“上级有指示，群众有要求，大队长也没说个‘不’字，那就先烧它窑把砖瓦、赶它一趟马帮试试看嘛！”

赵铁正着脸说：“我看不对头！支书还没回来，大队没有作出正式决定，你就闹个风风雨雨了，这事做得离谱了吧？”

韦朝本一见队长来顶阵，更腰壮气粗了，冲着赵铁道：“难道支书不回来，我们都不吃饭啦？都死绝啦？莫非整天抡锤子，撬石头，累得一天屁股不沾板凳，干部心里才舒服？！”

“对对对，‘民以食为天’！‘民以食为天’！”糯米四马上扣上韦朝本的板眼说。

这么一来，人们马上嚷开了：

“什么‘民以食为天’？尽是陈油败醋的话！”

“一个是酒缸里泡出来的，一个是钱眼里钻出来的，有戏看罗！”

“太不象话！凡事得有个头嘛，要是谁想做哪门就做哪门，还算什么人民公社？搞什么社会主义？”

赵铁马上接着说：“对了，我们就是要讲社会主义，要讲为革命种田，还要讲民主集中制，讲组织纪律。要讲大过天，无产阶级专政大过天！讲‘民以食为天’，这是从地主老祖宗那里挖出来的话，不对头！”然后转过脸问，“肥八哥，昨天你都答应我牵马来了，怎么你事先没有通气啊？”

肥八却是笑嘻嘻地说：“你看，你看，事一多，我就打忘记了。阿铁，你莫急，赶马帮也好，运炸药也好，都是集体的事，我马上安排处理，误不了你上公社。”

那边，韦朝本却象得了援兵似的，又嚷开了：“嘿嘿，讲大话不费本钱。谁都怕肩膀辣哪。你二百斤炸药重，我赶马帮活不重？你肩膀怕痛，我的肩膀也是娘生的，肉长的！”

肥八急忙把他喝住：“朝本！你的嘴巴真贱！阿铁驮炸

药是为全大队，算大事；我们赶马帮是生产队的小事，早一天，晚一天差不了多少。快把马让给人家牵去！”

谁知，那赵铁早气得额头上青筋一蹦一跳，他把手在半空一劈，说：“好！我娘生我一双肩膀就是为了挑担子，扛东西的。二百斤炸药压不弯我的腰，挑定了！大白马你也莫想赶上邪道！烧窑、赶马帮的事，不等支部研究决定，谁想抢前干也不行！”说完，“噎噎噎”地冲出人群，直往寨子外边走去。

刚走到寨子边上，迎面走来个挑水的人，见他怒气冲冲的样子，便放下水桶，把他拦住了，问道：“大清早，哪里去？哪来这么大火气？”

赵铁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大队副支书盘健山，于是停下步子，把右脚往路边一块方石上一登，说：“三队要砍柴烧窑、赶马帮了，这不是乱搞胡来吗！”

盘健山个子不高，身子单瘦，一张黝黑的棱角分明的脸透出十分刚毅的气质，眉骨下，一双深邃的眼睛，灵活而有神。他把赵铁拉下坐在那块方石上，自己也身挨身地坐在一旁，然后说：“慢慢说，跟谁吵架了？”

赵铁把手往膝盖一拍，冲口说：“嘿！要是我名上不挂个‘干’字，不给他韦朝本捋一餐我不姓赵！”

盘健山接着话说：“是嘛，当干部的，好话坏话都得听呀。有气你回来慢慢向我出。”

于是，赵铁把从昨天接电话，怎么和三队商量借马，到今早牵马挨骂、肥八敲锣的经过对盘健山说了一番。

盘健山听过后，问：“韦朝本他们骂你，激你，你骂了他没有？”

“骂？我把气都吃进肚里了，就差没把肚气破！回头走的时候，我是把话说死了：烧窑、赶马帮的事，不等支书回来研究决定，谁也莫想抢着干！”

这么一说，盘健山心里好高兴：这个刚当上民兵副营长不久的后生哥，到底初战不坏呀！

问过情由，盘健山说：“三队派工的事，早起我才听说，刚才去挑水，我特意到大队长那里去了一趟……”

赵铁急切地问：“大队长怎么讲？”

“肥八这些天找了大队长几次，没有明确给他答复，只说是群众的利益要照顾，这种积极性是好的。既然已经派工，也就算了！”

赵铁连连摇了摇头，说：“那砌墙造地这事还搞不搞？”

“这事看来蛮费琢磨。今早我想把事情跟大队长对清楚后，回头再把三队派工这事按住的，没想到肥八就抢先闹出去了！阿铁，支书没说他几时回来？”

“没说。要是在公社没事，估计今天会回来！”

盘健山用手在扁担上拍了两下，果断地说：“这样，你还是先上公社，把炸药弄回来。可能支书已经回到公社了，你见了支书再把情况汇报汇报。我就去找肥八。这样大事，万万不能让他乱来！”他见赵铁空着两手，又说，“为哪门挑？我去给你另找一匹马吧！”

“不用了，一回挑不完，两回嘛。我话在韦朝本他们面

前亮说了，不能在他們面前認輸！”

盤健山指着這個後生，笑個不停地说：“好啊！好啊！是得有这么点志气！”

趙铁站起来，理理腰帶，想回家拿扁担，猛然間又收住脚步，手指着前面的山路，惊喜地喊道：“你看，回来了！支书回来了！”

山路上，一个三十出头的壮年人，挑着一副颤悠悠的担子，担子一头挂着个蓝帆布挎包，另一头搭着件黑土布棉袄，大步流星地往寨子里走来。这人个子不算高，但壮壮实实，身上的白线褂被汗水浸湿了，紧贴他宽阔发达的前胸，肩膀上的两块肌肉，压得红中透黑，象熟透了的荔枝，一条深蓝布裤子卷到膝盖，露出春墙柱似的小腿，一双大脚板踩在石板路上，“噔噔”直响。他一边用毛巾抹脸上的汗水，一边稳稳地走路。只见他方方的脸膛放着红光，两道又浓又黑的一字眉衬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，鼻梁端正，嘴唇微厚，全身都给人一种热气扑扑的感觉。他，就是陇榕大队党支部书记韦耿田。

下了坳，穿过几丛翠竹，就到寨口那两株绿荫荫的古榕树下。在那里，盤健山和趙铁欢欢喜喜地迎上去。三人一见面，便亲亲热热地叫起来，象是久别重逢一样。随后，趙铁接过韦耿田的担子，大家坐到树下的石板上，高高兴兴地攀谈起来。

盤健山看着韦耿田热汗涔涔的身子，说：“赶这么早，走三十里路，半夜就起身了？”

“哎呀，原想早上还在公社办点事，昨晚连夜赶着办了。一早，公社老唐又说多给大队一百斤炸药，怕一匹马驮不了，我就顺便挑着回来了。咳，到了会议要结束的时候，心里老是想往家里赶！”

赵铁打趣地说：“急哪门，你一年到头，有几天在家里？我嫂子也没恼过你啊！”

韦耿田一双有力的大手搭在两位战友的肩膀上，满怀喜悦地说：“咳，我是急着回来给你们传喜讯哪！”

“哪门喜讯？”盘健山和赵铁异口同声地问道。

“毛主席号召‘农业学大寨’啊！”

“毛主席号召‘农业学大寨’啦！”

“对，毛主席多么关怀我们啊！这回，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，我们就风吹不转向，浪打不回头，朝着毛主席指引的大寨道路走到底！”

盘健山激动地拉着韦耿田的手，说：“老韦，你就领着大伙，照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吧！”

赵铁高兴得跳了起来，浑身上下，增添了无穷的力量。他紧握着拳头，似乎把全身的力气都攒到手上。一双明亮的眼，闪着喜悦和坚毅的光采，充满豪迈激情地说道：“毛主席指示我们坚决照办，学大寨学定啦！耿田哥，你就领着赶快干起来吧！”

韦耿田满面笑容，说：“是啊，毛主席号召了，我们就得快干大干起来啊！首先，我们还得很好学习，要向群众宣传，层层发动。今晚先开个支委会，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和县